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四五二回 惡智明疑是疑非 賢總漕不生不死

話說朱世雄一鐵尺將施公打倒，當下綁縛起來，用衣服裹好，背負飛奔而走。看看天已將黑，走到河口，叫了一隻船，將施公放在船上，他也上船，喝令船家開船。那船戶不知底細，便問道：「今夜如何開得？且到天明再開罷。」此時施公卻也醒了，聽說此話，便大聲說道：「船家你萬萬不能開船！這個人是個強盜，我乃漕督施某，被他搶奪而來；你若能將這強盜拿住，將本部堂送回瑯琊驛，本部堂自有重賞。」此話尚未說完，只聽朱世雄大吼一聲，向這船家說道：「你膽敢多言！若再不開，我便送你的狗命。」那船戶也道：「你這大膽的賊強盜，膽敢搶奪欽差，該當何罪？難道你不知王法麼？若要我開船，只怕今生也休想。」朱世雄聽了這話，忽然大怒，隨即在腰間拔出鐵尺，惡狠狠直往這船家打來，這船戶知道不妙，即將身子一讓，只聽撲通一聲，往水裡跳下。朱世雄卻也會水，見船主跳下水，他也跳下水去追。這船戶見朱世雄也跳下來，知道不能抵敵，只得踏著水逃命而去。

朱世雄在河底下追了一回，見捉不住那船戶，也只是鑽出水面，仍然上船，將衣服脫下來擰乾，晾在船板上，使風吹乾，即便撐篙將船開去。原來這條河，卻通朝舞山後面，不過半日就到，但須走那後港；若走前河，非兩日不能到山。朱世雄獨自撐篙，不過到天將微明，已經行至後山腳下。當即棄船登岸，卻將施公背起來，直往山上而去。卻好有巡山嘍囉，見二王回來，趕著一面進內報信，一面就迎送上山。朱世雄一見嘍兵前來迎接，便將施公捧在地下，交與嘍兵，便送與大寨。那嘍兵怎敢有違，當即答應。朱世雄便獨自上山，走進大寨，早有曹勇、尹朝貴、智明等人迎接出來。朱世雄道：「我且進寨再談罷。」說著，一起進了大寨，挨序坐下。曹勇又急急的問，朱世雄就將以上情形，說了一遍。大家聽說，齊道：「無怪賢弟滿面喜容，這個古怪，真是比那夜光杯更寶貴了。」猶有智明在上說道：「諸位兄長，不必過於喜悅。依小弟看來，恐怕不是真施不全。」曹勇道：「賢弟！這話怎講？」智明道：「只因施不全詭計甚多。去年在大名府將智亮拿住後，他就假扮了自己，即日動身。將智亮交與府縣審問。那時小弟見他已經動身，便趕著回廟送信；我大哥就差人暗暗在半途行刺，居然出其不意將他刺死。我大哥當時自然心滿意足，以為除了一害，又可代我們綠林中報了仇。哪知大破關王廟之後，方才知前次殺死的並非施不全，是大名府獄內死囚改扮起來，故意叫我們刺他，好叫我們不防備，他好於中行事，乃竟上了他的當了。朱兄長今日又將他捉住，所以小弟想起去年的事來，頗為疑惑，惟恐又是假的。」朱世雄一聽此言，倒反覺疑惑起來，暗道：「若果是假的，就將他殺了。」當下說道：「智明賢弟！你既如此說，真施不全你可認得麼？」智明道：「我曾前去行刺，看得明明白白，怎麼能不認得的？」曹勇道：「這就容易辨別真假了。」

莫若將他抬上來，給智賢弟認一認。若是真的，愚兄另有用處；若是假的，即便將他殺了。算是朱賢弟白吃一趟辛苦，隨後再想別法便了。」正說之時，只見嘍兵進來報說：「稟二大王！那個□不全的人，已經將他抬上山來，現在外面，請大王不下。」

曹勇道：「即將他推進來。」嘍兵一聲答應，即刻退了下去。不一刻，蜂擁推到，來至大寨。施公向上一看，只見四個強盜，內中還有個和尚，心中暗道：「莫非這和尚就是關王廟那個在逃的禿驢麼？」正是暗想，忽聽上面大喝：「施不全你抬起頭來，可認得法師麼？」原來智明一見施公，已知不是假的了，故有此言。施公見他一問，更覺明白，一定是關王廟在逃的那個智明，因大罵道：「好大膽的賊禿！爾前次幸逃法網，不曾按律問罪，就該悔過自新，勉為好人，方是道理；竟敢不知悔過，仍復怙惡不悛，將本部堂劫奪到此。爾等究竟是意欲何為？若好好將本部堂送至山下，或可減一等問罪，否則恐爾等亦不免碎屍萬段。劫奪欽使大臣，哪裡還知道王法呢？」說罷，又復大罵不止。

智明亦罵道：「施不全！我且問你，我那師兄等與你平時有什麼冤仇？你偏欲與咱等作對。爾以為仗著黃天霸等這一班小輩，可以保護於你；今日爾既被拿，你那保護的人尚能到此來救你出去麼？這也是你作惡多端，殺人無算，也有今日之報。」

爾尚有何言呢？」施公道：「本部堂既已上山，爾等要殺便殺，不必多言；就便死了，看爾等也未必能夠逃罪！」說罷，就低頭不語。只見曹勇說道：「智明賢弟！愚兄卻有個主意，若就將他殺了，雖破腹開膛，也毫不費事，那倒便宜他受用。咱們先叫他受些凌辱罪，然後等他將死未死之時，再將他破腹開膛，二罪並罰。你道如何呢？」智明道：「但不知兄長如何處治他呢？」曹勇道：「可將他先吊在廁所旁邊，叫他受些穢氣；然後把他送往暗室內，餓他三日，將他餓得氣息奄奄；再把他拖出來，給他一個開邊庭，從脊背上用刀劃腳，劈分兩片；把他的心割下，遙祭綠林中諸位已死的朋友。你看這個主意，可好不好麼？」智明道：「兄長此言，甚是有理。」施公聽了暗道：「不期結怨已深，致有今日，料想這條命今日是活不成了。但不過這起惡賊存心未免太毒。」施公正在暗想，忽聽曹勇喝令嘍兵：「將他推下，先吊在廁坑旁邊，叫他受些穢氣；然後再將他送至暗室，封鎖起來，多派人看守，給他餓三日，等他氣息奄奄，再來稟報。」嘍兵答應，推推擁擁，將施公拉至寨外，就向廁所旁去吊。寨內是日大排筵席，互相慶賀。

且說施公吊在茅廁旁邊。固然臭氣難聞，更是心骨疼痛，恨不得自己尋死，免得受此惡罪。無奈欲死不得，實在悲慘交集。約有半日光景，忽然有個嘍兵走此經過，一見施公，登時吃驚不小。暗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我若不救他，我就天良全滅了。但是怎樣救他才好呢？」急中生智，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問問他們情形呢？便向左右嘍兵問道：「這是什麼人？將他吊在這裡？」內中就有一個嘍兵答道：「王頭目！你那裡不知道麼？」那人又道：「我怎麼得知呢？我剛才從山下回來，到底他是誰人呢？」那嘍兵又道：「這就是漕督施不全，今日被二大王將他捉上山的。」那人道：「既將他捉住，為何不殺他呢？」那嘍兵又將曹勇說的話，細細的告訴了那人一遍。那人一聞此言，故作失驚！說道：「既大王招呼你們那樣辦去，當要小心。」但他如何救出施公，且看下回分解。